

近 两个月困居在新加坡300平方尺的酒店内，回不去北方的家。傍晚，尤其是雨后，在天台的花园跑步时，常遇见一只只独行的蜗牛，背著它厚重的壳，匍匐地爬行。它们所走过之处，都会划出一道黏液状的痕迹。为避免跑步时不经意踩著它们，总会弯身拎著它们移位至草丛深处。

5亿年来蜗牛靠外套膜分泌贝壳成分筑建自己的家。螺旋纹状锥形的壳重甸甸地搁在身上，拖慢其步伐。但它不会搁开这个家，这个帮它遮风挡雨抗敌的家。尽管步伐蹒跚，它依然无悔地背起它的家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，找寻前面绿叶的清甜。另外，蜗牛也会修复扩大它的家。随著身体的长大，其外套膜就会分泌更多贝壳成分，在壳的原来基础外侧再长出一圈圈新壳。尽管如此，这始终还是个狭窄的单人房，小小的蜗居。

20万年来人人渴求有家，从古老的洞穴草屋木屋石屋，到今天钢筋水泥做成的家。不像蜗牛自建家园，好多现代人得花费毕生储蓄，加上房贷，业业兢兢地购房。大都市寸土寸金，造成房价高昂，使很多人沦为房奴，一生打工赚钱只为求得像蜗居般大小的栖身之地。对家的殷求，人类和蜗牛一样，虽是一种重担，也始终要边承担著边追求蓝空下的理想。

蜗牛是不能离家出走的，因壳与身已连为一体。但人需要离家去上班上学逛街购物等。外面风风雨雨，物竞天择，精疲力尽后，人自然会倦鸟归巢。家是亲人共同成长的记忆，家是恋人感情升华的归所，家是离巢归巢时盛满眼泪的杯子。

人对家的依赖也许会越来越

强，不久的将来，人可能会像蜗牛一样离不开家。有赖于数码科技，人们可以在家办公购物娱乐社交。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，大家领略在家办公的可行性和省时的的好处。上班据说是源于十七世纪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，其执行总裁放几张桌子椅子，让几个员工协调工作，塑成现代办公室的雏形。自此人们就朝九晚五地穿梭办公室和住家之间。在家办公的新趋势，该会与在办公室上班相辅相成，形成新的混合办公的生活方式。

另一个让人足不离家的促因是网购。古代西施想吃荔枝，吴王差人驿马疾驰，费时耗力。现在的人在轻按手机，什么日本的黑皮西瓜、罗马红宝石葡萄、美国新尔良市草莓，应有尽有，手到擒来。

随著新数码生活方式，人花在住家的时间会逐渐增多。但因天性使然，人们还会「离家出走」的。与人真实地交流，与大自然的接触，是不能全盘地数码化的。这些在外头与人和大自然的邂逅，会让人深谙阴与阳，昼与夜，天与地，动与静，个人与群体的有机结合。而家就是维持与平衡自然规律的定海神针。

人们对家的向往亘古不变，像蜗牛5亿年地眷恋它的家。一个窝心的家，不管大小，都能让离家的人归心似箭地想著回家。跑步时望著对面的住宅公寓，随著夕阳西下，一盏盏的灯，透过一扇扇的玻璃窗，散发谈鹅黄的光晕，照耀著一户户共聚晚餐共享天伦的人家。我不期然地凝望与我结伴而行的蜗牛，内心轻声地说：喏，我也有一个家，在千里之外，那里的亲人，都在等待著我踏著夕阳归去。



文章提供

人间烟火：<https://laiguofang.com>

蜗居

◎文/林雨川



微光

◎文/珀石

有一天，她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埋怨的对象，已经变成一个步履蹒跚的孤独老人，犹如那随时会灭的火，那一刻，多年的怨恨，她终于把它轻轻地放下。

她有嘴，可是不擅言辞，很多事情，她选择不说，以为收著不让人看见，就代表从没发生过，于是她变得更加的沉默，然而她的懂事并没有让她比较快乐。

对她来说，父亲只是一个名词，一个称呼，偏偏她遗传了他的暴躁不安，总是像一只受惊的猫，不断地提防，拼了命地自我保护，让她疲惫不堪。她害怕听见他回来的车声，隔著房

间门，躲在被窝里，竖起耳朵，有时寂静无声，有时一阵吵闹，她就会从床上跳起来，连忙在门缝里探个究竟，一个耳光或是一个丢椅子的动作，对于年幼的她，是那么的无能为力。直到她再长大些，终于可以替妈妈挡下一些，却也从此把父亲挡在门外。

这种害怕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，她活在家暴的阴影中，她觉得自己的不幸突显了别人的幸福，她开始一边自卑，一边怨恨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过日子。原本应该替孩子遮风挡雨的一双大手，把孩子的梦给打散了。是的，她没有梦，看著其他同龄的人，已经在开始计划

将来，念什么大学，她努力了，可是她的梦依然支离破碎。没有人看见她的无助，身边的人都以为她过度的自卑是性格使然，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，她的阴晴不定让围绕在身边的人无所适从。

人生这条路，她一直缓缓前进，一个人，清楚地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，除了努力，凭著一股干劲，她的人生才开始在阴影之下有了微光。成就之美不是有房有车，而是跨越了自己内心深处那一块阴暗隐晦的角落，当年重重地拎起，如今轻轻地放下，她意识到自己的下半生，这样最美。

